



家访路上

■余金荣

“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。”陆放翁这话，我当了二十多年老师才咂摸出此中滋味。自打一九九七年来到罗溪，家访这事应该是我教学生涯里最特别的功课，也有着特别深刻的印象。说来有趣，这家访路啊，就像个时光行囊，装着山路的颠簸，装着家长们的热情，还装着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睛和师生之间共同的成长。

记得头回去建兴村家访，同事蹬着那辆“咯吱咯吱”响的永久牌二八大杠，我缩着脖子坐在后座。山路坑坑洼洼，像是老奶奶的牙口，碎石子噼里啪啦地蹦跶。下一个陡坡时，同事吼一嗓子“坐稳咯”，那破车就跟吃了炮仗似的往前冲。我死死攥着后座架，惊叫连连，可嘴角却咧到了耳根子。现在想想，这条路倒是像极了教书这行当——颠得人屁股疼，可沿途的风景，值。

最难总是去劝那个辍学女娃。那年头没手机没微信，老师的腿就是家校之间的桥。她家在一个偏远的小村庄，得爬过一座山。我带着两个小姑娘翻山越岭走了很久，她们叽叽喳喳说个不停，像是林间的山雀子，不知不觉便吐露了许多属于她们的“青春秘辛”。我悄悄收集着少年的心事，暗忖：这蜿蜒山径，似乎比心理咨询室更让人敞开心扉。

到了学生家，家长很热情，大碗盛的面条冒着热气，上面堆着金灿灿的荷包蛋，往下刨，有瘦肉片、香菇丝和鱿鱼圈。山里人的实在，都在这碗面里了。可家长一句“女娃读什么书，不如早点出来打工赚钱”让我撂下筷子。想起居里夫人说过：“路要靠自己走，才能越走越宽。”便拿自己举例，从晌午说到日头偏西，总算说动他们松口。那晚和女孩子们挤在床上，一起唱歌聊天，听她们说梦想如数山巅星辰。黑暗里漾开的窃语，比白日课堂来得更真切。想来教育最妙的刹那，未必尽在三尺讲台。月光透过窗棂洒进来，有个丫头悄悄说：“老师，我以后也想当老师。”声音像羽毛轻轻地挠了一下我的心，熨帖得很。

2003届初三那年，有个姑娘腼腆地来借办公室钥匙读书，家长不让她在家里读书，说浪费电。后来家访到她家，见斑驳土墙上奖状如金箔闪烁，便指着对家长笑言：“这般聪慧姑娘，将来教出几十个大学生的，还愁电费不成？”那女生眼角闪动泪光。后来她果真成了同行，我们时常联系，每年教师节都会互相祝福节日快乐。这大概就是教育的薪火相传吧。

带高中生家访又是另一番光景。常常是这样的情景：某个力气大的同学载着我，其他几个同学一路跟随，一家一家地走访，渐渐地这个队伍越来越大。孩子们在路上会互相打闹嬉笑，也会突然说些平日不敢讲的心事，这时恍然：原来家访的路，有时也可以是通往少年心事的密道。

如今通信方便了，微信一点就能视频。家校互动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可我总怀念那些翻山越岭的路，颠过的屁股，碗上堆着的荷包蛋，欲言又止的唇和孩子眼中的希冀。手机屏幕再亮，终究不及孩子看见老师来访时，骤然点亮的眼眸。

我想，所谓传道授业，不过是怀揣一颗真心，去敲开一扇扇门，而后发现：每扇门后，都藏着亟待点亮的星河。

汪国真说：“没有比脚更长的路，没有比人更高的山。”所以，去敲开一扇扇门吧，赶在太阳落山前。

诚实 守信



用“心”为学生 铺垫阳光路

■林美聪

什么才是“好的教育”？《好的教育》中的《什么是“好的教育”？信念与原则》告诉我们：好的教育，应该是培养终身运动者、责任担当者、问题解决者和优雅生活者，给孩子们健全而优秀的人格赢得未来的幸福，造福国家社会。而要培养“四个者”的学生，教师首先就要跳出“知识传授”的桎梏，因为学校教给孩子们的不只是知识，还有品质、人格、情怀……

作为一名一线教育工作者，我向来不止关心学生的知识和成绩。那个学期，在我接手的高年级班级中，就有许多深受学习困扰的学生。遇到成绩下滑、挫折或压力时，这些孩子就想着如何逃避，又或一蹶不振。尤其是班上的小丁，临近期末考就紧张、心慌，学习状态不佳，学习效率自然也跟着直线下降。

《好的教育》中说：“如果只关注孩子的成绩，除了提高解题能力，最终，孩子们在社会融入、责任担当、应对挫折等方面都不能和解题能力一样同步提高。”显然，分数固然重要，但教育的终极目标就是促使每一个孩子能够全面而个性地发展。于是，我心生一计——利用一节心理课，为大家拨云见日。

那次课上，我以有趣的“吹气球”热身活动激发学生的兴趣后，便向孩子们介绍心理学中的耶克斯-多德森定律，让他们直观地感受到：原来，考前压力太小或太大都会降低学习效率，影响学习成绩。就像一个气球，给它施加的压力太小，气球软绵绵的；当压力增大时，气球逐渐饱满有弹性；但压力太大时，气球就会爆炸。可见，压力并非坏事，适度的压力反而能助我们一臂之力。

神奇的心理辅导课堂吊足了学生的“胃口”。在同学们尤其是小丁的强烈要求之下，我又趁热打铁，介绍一种简单有效的放松方法“蝴蝶拍”。别说，“蝴蝶拍”的效果立竿见影。第二天便有学生向我反映，前天晚上按照老师的技术指导进行放松训练，做完后感觉身上的压力消散不少，也能轻松入睡。尤其是一到大考便发挥失常的小丁，反复训练一段时间后，也逐渐改善了睡眠质量，提升了课堂的学习效率。

因得益于这堂走心的心理辅导课，以小丁为首，班上的学生开始走进心理学、相信班主任，并且愿意把我当成他们的倾诉对象。于是，我先在班级广撒心理问题网，搜集困扰学生的烦恼和压力。接着，利用每周的班会课，开展“两周一题”——两周开展一个主题的心理辅导课。如今，“两周一题”的心理辅导课已形成班级管理特色。每一个心理方法，都能帮助学生排忧解难，提升心理素质和应对能力，培养他们健康、健全的人格。

三尺讲台外的 生命年轮

■刘春耀

清晨六点，天光未醒，生物钟却如一道精准的晨读铃，将我从浅梦中轻轻拉起。镜中那早生的华发，又一次无声地提醒我：这方寸讲台，我已走过二十四年。粉笔灰在晨光中无声纷扬，它们落在我的眉间、发梢，渐渐沉淀为皱纹与风霜——那是属于教书人独有的生命年轮。

我们教师，大抵都是语言的囚徒，亦是心语的守望者。在那四十五分钟的方舟里，我总是试图将一生所学、所信、所爱，酿成春风、化作细雨。可每当教室门合上，那些未说尽的叮咛、未曾抵达的期望，仍像暗涌的江水，一次次漫过日常的堤岸。许多个夜晚，我立于儿子的书房门外，看他的台灯亮至深夜。话每每涌至嘴边，却总被他轻声打断：“爸，别说了，我知道。”那一瞬间，我仿佛在他倔强的眉眼间，看见了二十年前初次登上讲台、意气风发的自己——原来有些路，终须独自走过；有些话，沉默反而更深。

时光被教室的窗棂一格一格地分割。我们在这看似循环的独白中老去，却又在年轻的眼睛里一次次重新年轻。某次整理旧物，我翻出刚毕业时的备课本。纸张泛黄，墨迹微晕，可那一行行红笔批注仍清晰如昨：“此处需强调”“这里再引申”“多举一例，学生会懂”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：所谓二十四年，不过是将几句最滚烫的嘱咐，以最耐心的方式，一遍遍刻进年轻的心版。

仍清楚记得那个教师节上午，分管领导推门听课的瞬间。我手中的粉笔“啪”地断落，在黑板上磕出一个仓促的白点，脊背霎时沁出薄汗。直到目光与后排一名学生相遇——他眼中闪过豁然开朗的光亮——我的心才终于落回原处。后来我才懂得：那一瞬的紧张，并非恐惧评判，而是源于我们最深处的执念：总想将每一堂课，都打磨成无瑕的玉；总盼每一次开口，都不辜负任何一个凝神倾听的少年。

暮色中的校园渐渐沉寂，我习惯性驻足在空荡荡的教室里。夕阳把讲台镀成金色，粉尘在光柱里缓缓沉降。二十四载春秋，我们就这样在语言的潮汐中老去，将青春熬成墨香，把岁月谱成教案。当粉笔灰染白双鬓，当教案本爬满皱纹，我忽然懂得：教师的年轮不在树桩，而在无数年轻眼眸里流转的星光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